

● 哲 学

## 汤显祖的“意识境界”刍议

邹 元 江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邹元江(1957-),男,山东泰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美学与哲学研究。

**[摘 要]** 汤显祖的“意识境界”是认知主体将自己的生命作了新的跃动和蜕变而创造的,是个体生命与真理“遇合”而产生的辉光气象。“意识境界”生成的三个层面是:1 遇而后辨;2 反思判断;3 辨亦不辨。

**[关键词]** 汤显祖;意识境界;生命体验

**[中图分类号]** B 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5-0660-05

汤显祖(1550~1616年)作为明清之际伟大的戏剧家是世所公认的。但是,汤显祖并不仅仅是一个戏剧家。之所以明万历年间的“学官诸弟子,争先北面承学”于他,就因为他们认定汤显祖“所繇重海内,不独以才”。即他不仅仅有诗赋灵性、艺术天才,更重要的是有思想,而且,其深邃广博为一般学官“闻所未闻”,以至“诸弟子执经问难靡虚日,户屦常满,至廨舍隘不能容”<sup>[1]</sup>(第99页)。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所以在明清思想启蒙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缘自他思想的涵盖力。过去,对汤显祖思想的研究多局限于他的审美情至论,而对他的道气论、贵生论、性命论等哲学思想很少涉及。限于篇幅,本文着重就他在《顾泾凡小辨轩记》一文中提出的“意识境界”<sup>[2]</sup>(第1106页)加以简要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汤显祖“意识境界”的提出,与先贤的“主静”之说和“格物”之说有较大的分别。

先看“主静”。“主静”之说肇端于老子。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sup>[3]</sup>(§.16)。“致虚”、“复命”都在“守静”。总之,芸芸万物都归根于“静”。王弼在《周易注·复卦》中发挥老子的思想,提

出“静非对动者也”的看法,强调动的相对性,静的绝对性、根本性。宋初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则视主静为道德修养的主要准则,所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然而,宋明理学家也并非都“主静”,程颐即反对王弼对《周易·复卦》的解释,而肯定宇宙天地的运动变化,生生不已,以动为本根。所谓“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也,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非知道者孰能识之”<sup>[4]</sup>(第819页)!

汤显祖的思想倾向是“主动”,所以,他对以静为天地之心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汤显祖以道气为宗,重生生之序,肯定“以动养其气”也“足以吐纳性情,通极天下之变”<sup>[2]</sup>(第1068页)。

汤显祖的好友真可(达观)曾引远公语“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用以劝汤显祖不要“昧性而恣情”<sup>[5]</sup>(第23卷)。汤显祖重情,一生“情太重”,扬“情至”大旗。而“情”即“动境”。

汤显祖在对道家经典《阴符经》的解说中亦辨难动静,认为“至静之性,乃天性也”<sup>[2]</sup>(第1207页)。将“静”视为天性的自然之静,而反对人为地用“静”去限制“天性”的自然发展。那么,什么是“天性”呢?

汤显祖认为,“天机”者“天性”;“天性”者,人心

“心为机本,机在于发,天机发在斗”<sup>[2]</sup>(第 1207 页)。总之,汤显祖强调“发”、“斗”、“变”。而这一切都本于自然而然的“道”。他说:“道不自然,有害无恩”<sup>[2]</sup>(第 1207 页)。即不取法于“发”、“斗”、“变”的天道之自然规律,而一味守静,必然有害而无恩。

从自然之道来看静,静是以动为本根。汤显祖说:“自然而静者,浸也;浸而生者,推也。浸以推,浸以移,因浸以胜阴阳之制,自然也”<sup>[2]</sup>(第 1207 页)。由“发”、“斗”、“变”,到“静”、“浸”、“生”、“推”、“移”、“胜”,都是本于自然之道,而“发”、“斗”、“变”、“浸”、“生”、“推”、“移”、“胜”等,都是“动境”。可知,“静”在其中,只是“动”的一种特殊状态,无“动”之姿,也就无所谓“静”之态。

而“道”以气充,故制在气。“制在气,静相生也,浸相胜也”<sup>[2]</sup>(第 1207 页)。“气”是无定形的运动状态。道即阴阳混沌之气所聚,因而“道可道,非常道”<sup>[3]</sup>(§. 1),道也总是变动不居、运生不息的。

由主动之思,汤显祖更重与主静者的“心之观”不同的“目之观”,认为“目”是“转易之关”,天机“发”、“斗”在“目”。有此主动的“转易之关”,就能认识万事万物。这就是所谓“知之哲也”,即“以时文物理为哲”,便能“知不神之所以神”。在汤显祖看来,认识的关键在于“持转易之关”,“食其时,动其机”<sup>[2]</sup>(第 1207 页)。这是朴素的唯物认识论。

再看“格物”。宋明理学特别重视《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说。何为“格物”呢?程颐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sup>[4]</sup>(第 316 页)。如何“穷”呢?程颐认为“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sup>[4]</sup>(第 188 页)。

程颐虽认为一物有一理,“须是察”,但他更重从书本上、身心上“察”,也即反求诸己,向内穷其理。这就是他所说的,“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sup>[4]</sup>(第 175 页)。这种“察之于身”的“格物”,为其后“反身格物”、“格心”之说张了目。

程门弟子杨时即认为,“凡形色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参天地之化,其则不远矣”<sup>[6]</sup>(第 952 页)。“形色具于吾身者”即指耳目口鼻等这些人体的组织器官。这些“物”都有其运动的规律(“则”)。杨时认为,“格物”就是要“格”这些“物”,无须泛穷客观外物。“穷理”亦是明此“物”之“则”,而无须察万物之理。简言之,格物就是在自己身上格,弄清人体各器官的运作规律,这就是“反

身”、“反求”。而“反身”、“反求”于自身之理,即可获得外物之理。万物的普遍法则。

这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就连朱熹也感到它的悖谬处,明确提出“格物”之“物”应是客观事物(“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sup>[7]</sup>(第 4 页),并且说:“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sup>[8]</sup>(第 52 卷)。即是说,天下万物万事只有一一加以研究才能明理。这实际上也就说明,仅仅反身格物不可能获得万事万物之理。

然而,朱熹由于并不太看重外事外功(他一生不喜做官,登进士后五十余年中,“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主要是著书讲学)<sup>[9]</sup>(第 12767 页),所以,他并不太看重外在客观实践活动,而偏重内心的道德实践。正因为此,他在《大学或问》卷一所言的“即物”(“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就仍以书本、身心为主,他的“穷理”也非真正专注于客观外在的一事一物之物理、规律,而更多是他在《大学或问》卷二所说的“念念之微”、“讲论之际”、“性情之德”等,因而,其“格物”、“致知”说,理性致思有余,而实践力行不足。

## 二

汤显祖提出的“意识境界”则正在以下几点上有独得之见:

### (一)遇而后辨

汤显祖说:“与天下之物遇而后辨”。这是汤显祖对“格物”的总体看法。具体而言,“物,天下之物也。格,则其辨也”。在汤显祖看来,既是以天下万事万物为“物”,其“辨”,就是主动的,而非“守静”所能实现的。

《易·复卦·象辞》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象辞本意是说震雷在地中微动,象征阳气回复;先王由此在微阳初动的冬至闭关静养,商贾旅客不外出远行,君主也不省巡四方。

宋明理学家却将这带有神秘色彩的说法视为他们“主静”的根据。汤显祖对此加以辩难,进而提出他的“遇而后辨”的“意识境界”说。汤显祖说:

学道者,因“至日闭关”之文,为主静之说……《象》曰:“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非主静之言也。环天下之辨于物者,莫若商贾之行,与夫后之省方。何也,合其意识境界,与天下之物遇而后辨。

即是说,“辨”要有向外探索的行动,而不是向内“至日闭关”的默思。这就如同商人围游四方,广泛与外

物接触,才能真正认识事物。“辨”即辨析、认识。

而这种认识并不像程颐、朱熹所言,主要是来自身心、书本,而是从“合其意识境界”中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任何认识的产生,都是在具体环境、具体实践中“合”其“理”蕴其中的特定情境而产生的。“意识境界”正是认识产生的特定情境、场域。正是在这特定的情境和场域中,认知主体和客体相“遇”,因而产生新的认识(以“辨”为前提)。

只有真正与天下之物在特定的情境或场域中相“遇”,才能真正产生对万事万物的全面认识(“辨”)。“遇”在先,“辨”在后。没有“合其意识境界”之“遇”,也就无所谓“辨”。“至日闭关”,显然是不能产生新的认识的。

那么,如何才能真“遇”、真“合”,最终达到“辨”真的目的呢?汤显祖认为,不仅要身到、目到,也即耳目身体接触(“遇”)事物,更重要的是心到、神到,这是“意识境界”产生的关键。因为,并没有一定现成的“意识境界”等待我们去进入、去“合”。恰恰相反,“意识境界”之所以是一种“境界”,正在于它是认知主体以自己的专注、热情、感悟、智慧,总之,是认知主体在全身心投入认知活动的过程中而显现出来的一种真正的认识境界(亦是一种人生的审美境界),它使被认知的对象全面的、立体地活跃、呈现出来,而认知主体也真正是将整个认知的活动作为自己生命本真的存在状态,在真理与生命遇合的“高峰体验”中,产生使生命瞬间升华的辉光气象。事实上,任何合其意识境界的认知,都是从本质上将认知主体的生命作了新的跃动和创造。每一次人类认知的进步,也正是人类自身向生命的更高层次进化、蜕变。

也正因为如此,汤显祖特别强调“合其意识境界”要身心俱到。“心不在焉,乃至视不见,听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不在者,不复也。不复,虽食味声色不可知,而又奚辨焉!”“复”即反复其道。《周易集解》引何妥曰:“复者,归本之名”。在这里,“复”指“辨”、认识。当生命主体心不在所遇之物,也就不可能反复认知其本,而这恰恰正是生命主体存在未归其本。生命存在质量的高下,总是以其对生命之本真意义的辨认和复归程度来判断评价的。

汤显祖在这里特别强调生命“在者”的真实无欺的体验、亲历,真正能在对万事万物的亲历、体验中,营造出真正是有个体生命启悟的“意识境界”。“体验”德语为 erleben,有“遭(遇)到”、“经历到”、“亲见”等意。“遇而后辨”之“遇”,正是生命得以被照亮的一次与真理的“遭遇”。认知主体正是在全身心地投入所创造的“意识境界”中“经历到”“亲见”到使

生命飞升、放辉光的天理、至理。

汤显祖将“遇而后辨”作为以整个生命去“领会”、“思”、“透视”万事万物的生命体验、永恒的存在状态,这是相当具有现代意义的。

## (二)反思判断

汤显祖说:“不在者,不复也。不复……而又奚辨焉”。可见,“复”、“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标明认识的两个不同阶段。

何为“复”?汤显祖说:“言复者,莫辨于《大学》之道;知止而后有定”。以能虑止者,复也。不复不止。止而虑,则其辨也。天下而反之身心意,递相复也,递相小也”。这是对《大学》的重要发挥。

《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本是说知其止于至善之理,而能安身立命,心不盲动,行为得其安身立命至善之思。而汤显祖将此道德修养的“知止”、“定”、“静”、“安”、“虑”、“得”的心理过程,阐发为递相反复、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

本来,“复”的本义即“反”。《易·复卦》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杂卦传》曰:“复,反也”。《乾象传》亦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可知,反即复;复即反。所以,老子曰:“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而“复”即动,《易·复象》曰:“动而以顺行”,所以老子又说:“反者道之动”<sup>[1]</sup>(§. 40)。

候外庐先生将汤显祖所说的“不在者,不复也”之“复”训为“认识”,这是符合上下文文意,也符合“认识”具有不断反复、动顺的特征的。那么,何为“认识”呢?汤显祖认为“以能虑止者,复也”。即认识要以思考(“虑”)为前提,没有思考的认识,其对事物的认识也没有真正开始(“不复不止”之“止”,当训为开端、开始)。有了对事物真正用心思考的认识,也即初步认识、初级认识,然后再进行深入地研究,这就是对“复”的进一步升华——辨(“止而虑,则其辨也”)。

这里,汤显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论命题,也即:虑止,复也;止而虑,辨也。“反之身心意,递相复也,递相小也”。这是一个相类同于黑格尔“反思”的命题。

西方很早就由亚里士多德提出过“对思想的思想”的命题。但真正考察“反思”这个认识论命题,还是近代以降的事。黑格尔的“反思”命题,简言之即“反过来思索”。它是扬弃、超越事物的感觉、表象,而回溯到思维的、概念的本质。这种反向回溯性的思维具有反思性、反身性和能动性的特征<sup>[10]</sup>(§. 4)。

黑格尔说:“思维之超出感官世界,思维之中有

限提高到无限,思维之打破感官事物的锁链而进到超感官世界的飞跃,凡此一切的过渡都是思维自身造成的,而且也只是思维自身的活动”<sup>[11]</sup>(第 136 页)。“反思”即超越感官世界,而向超感官世界飞跃,由有限上升为无限。黑格尔认为,如果没有造成这种过渡或提高的过程,那就像禽兽一样是没有思想的,禽兽终是没有超越、上升的认识活动的。

汤显祖由虑止,复也,到止而虑,辨也,这正是“对思想的思想”的“反思”过程。虑止,复也,正是扬弃、超越事物的感觉、表象,而获得初级的认识(概念);止而虑则是“反过来思考”,回溯到思维、概念的本质,这即是“辨”。“复”是由感官世界飞跃到超感官世界,由有限上升为无限的“过渡”。而“辨”则是对超越、上升的“反思”活动。

这个“辨”的反思活动,汤显祖也强调其“反身性”,所谓“天下而反之身心意”。但汤显祖的“反身性”与其说与笛卡尔“沉思”的反身性,即所谓“闭上眼睛,堵上耳朵,脱离开我的一切感官”、“仅仅考虑我的内部”<sup>[12]</sup>(第 36 页)相类同(黑格尔的“反过来思考”也有笛卡尔“沉思”自我意识的反身性思维的含义),倒不如说与洛克反省的观念,即要以感官印象为前提,人心本来是一块“白板”说更贴近。

汤显祖虽不会说出人心本是“白板”一类的话,但他强调先“天下而反之身心意”,正是说明人心之识,若不以感官印象为前提,再灵异的人心也只能像“白板”一样无识愚昧。他曾专门言及“天才”“有成有不成者三”,其中第三条说,即便是天才,但若“生于隐屏,山川人物居室游御鸿显高壮幽奇怪侠之事,未有睹焉”,这天才的灵性也会丧失,卓绝之情也难滋生,因为“神明无所练濯,胸腹无所厌余。耳目既昏,手足必蹇”<sup>[2]</sup>(第 1074 页)。汤显祖强调先“天下而反之身心意”,正是注重主体认识先与天下之物“遇”,这样才能使认识以感官印象为前提,使思维(概念)与对象保持一致。“遇”天下之物,正是健全之思、灵异之思的源头活水。

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所说的“反之身心意”是一个“递相复也,递相小也”的认识过程,即认识不断反复、深化,思维(概念)不断精确、清晰。“递相小也”之“小”,即指超越感官的思维,不断纯化、精确化,不断逼近真理的程度。这就是不断反思的“辨”之特征。这是具有相当科学性的朴素认识论思想。

### (三)辨亦不辨

“递相复也,递相小也”,这是对认知的无止境性和真理的相对性的提示。然而,汤显祖的认识并不仅仅停留于此。他对认识的局限性和认知对象的模糊

性也有深刻地揭示。他说:“夫遇而后辨,固有所不及辨者”。这一点不同于朱熹。朱熹认为格物穷理就必须穷至其极,所谓“格者,极至之谓……穷而至其极也”。这显然有绝对化的倾向。

而汤显祖之格物、之遇而后辨,却充分注意到辨亦不及辨处。他从几个不同层次上对辨亦不及辨加以讨论:

#### 第一层,以识为大小论

汤显祖说:“凡天下从大而视小不精,从小而视大不尽”。即是说,认识只从先验的道思(比如“皇极”、“太极”、“宇宙论”、“本体论”等)来观照具体的事物,虽能从宏观上把握,但却不易从细微处见精神;与此相反,仅从微观上、局部眼光来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其认识往往也是片面的,有局限性的。

这种认识视角上的大小两难状态,正是经常使我们的认识“有所不及辨”的重要原因。

#### 第二层,以境为启塞论

汤显祖说:“居明不可以见暗,在暗可以见明”。明不可见暗,暗却可见明,这是一般常识。然而,它却说明了我们在认识上常可能陷入的重要误区,即不知道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反其道而行的。从正面(“居明”)有所不及辨的事物,往往从它的反面(“在暗”)却能认识得很清楚。

这就是一定的情境。环境往往闭塞人的耳目,而使认识产生阻隔。

#### 第三层,以道为藏显论

汤显祖说:“惟道,显诸仁,藏诸用。其藏也复,其显也辨”。意即说,认识恍兮惚兮的“道”是很不易的,然而“道”又能在“仁”中显现出来,在“用”中暗涵着。“显诸仁”,即在仁义的言行中显现出“道”之真义;“藏诸用”,即万事万物的规律在人的实践中隐含着,有待被揭示。

认识活动中如能不断反复深入揭示这些规律,能在仁义的行为中辨明仁义之真义,也就是体道、认识道。而这种“认识”,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主体的生命体验。

由此可见,汤显祖将主体的认识活动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生命体验。他特别提到孔子的学生颜渊,以生命体验来认识“仁”,即体大道。在汤显祖看来,只要主体的认识活动是作为主体生命存在的状态,即生命体验,那么,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是能够被认识的,所谓“至视听言动皆复,天下之事毕矣”。

然而,这种“视听言动皆复”的认识活动,它是诉之于整体的生命体验的,而并不是对思维(概念)的辨明、把握。因为,整体地感知外物外事的生命体验,

它只是一种生命感悟,即所谓“不行而行,不省而省”的“自然之辨”。这种“自然之辨”虽然像有的学者所说的,“不免带有神秘的直觉说的性质”<sup>[13]</sup>(第 171 页),但也正是在这看似神秘的说法里,却包含了汤显祖对科学认识活动中真理的相对性和模糊性的合理猜测。

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意识境界”说融合了儒、道、禅的思想智慧(“境界”这个词就缘自禅宗),这与明代社会的普遍风尚(“儒帽、僧衣、道人鞋”)是相一致的。当然,汤显祖虽作为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的学生,但他却在自己的学说中更加突出了儒家精神的实践性。强调“与天下之物遇而后辨”,这与阳明学派“致良知”的空疏致思形成了对照。这是其一。

其二,与儒家的实践性相对应,汤显祖的“意识境界”更加注重内心体验感知的生成性。先“天下反之身心意”正强调了老庄思想这种“自闻”、“自见”的反思体验的思维进路。

其三,“不行而行,不省而省”的“自然之辨”,也凸显出“视听言动皆复”的通感、混沌直觉性,这也正可见出汤显祖对禅宗顿、渐直悟法门的深刻觉解。

由此可见,明代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对汤显祖如此推崇就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了。高攀龙在复汤显祖的信中说:“及观赐稿《贵生》《明复》诸说,又惊往日徒以文匠视足下,而不知其邃于理如是。”<sup>[14]</sup>《答汤海若》)汤显祖百余万言的著述中,又岂

止是《贵生》《明复》和“意识境界”文“邃于理如是”!这的确是有待进一步深入开掘的重要思想资源

### 参 考 文 献

- [1] 毛效同编. 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 上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 徐朔方编. 汤显祖集: 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 [3] 李聃. 老子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4] 二程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5] 真可. 紫柏老人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6] 黄宗羲. 宋元学案: 卷二十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4.
- [7]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8] 朱在编. 朱文公文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9] 脱脱等. 宋史: 卷四百二十九 [M].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4.
- [10] 邓晓芒. 思辩的张力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 [11] 德·黑格尔. 小逻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2] 法·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13] 江西文艺研究所编. 汤显祖研究论文集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 [14] 高攀龙. 高子遗书: 卷八上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 严 真)

## On TANG Xian-zu's Consciousness State

ZOU Yuan-j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OU Yuan-jiang (1957-),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

**Abstract** TANG Xian-zu's Consciousness State was created by cognitive subject that makes his life leap and change, and was a glorious atmosphere in which individual life met truth each other.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Consciousness State were, the differentiation after meeting, the reflexive judgement, no differentiation in 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 TANG Xian-zu; Consciousness State; life experience